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十七回 索賄枉誅縣令

不提嚴嵩專權，再說那張志伯奉了聖旨，即日收拾起程，由直隸、山東巡察而來。一路上好不威嚴，頭旗寫的是「奉天巡察」四字，帶領兵部驍騎百餘人，請了尚方寶劍，所過州縣地方，有司無不悚然。額外的供應，儼如辦理皇差一般。張志伯滿望席捲天下財物，故以先聲奪人。方出京來，便擅作威權，首先掛出一張告示：欽差總巡天下糾察御國公張，為曉諭事：照得本爵恭膺簡命，總巡天下各省錢糧以及貪官污吏。受恩既重，圖報猶艱。本爵惟有一秉至公，飲水茹蕘，以期仰副聖意。所有各省倉庫錢糧，均應徹底清查。如有虧空，即行具奏。

並各省命盜奸拐重情，如有貪官污吏希圖賄賂，故意出入者，一經察覺，或被告發者，亦照實具題，決不稍為寬貸。

各宜自愛，毋致噬臍！預告。

這告示一出，沿途州縣無不心驚膽戰。傳遞前途，以作準備。誰知這張志伯立法雖嚴，而行法實寬，只管打發家人預通關節，所過州縣，勒要補折夫價銀一萬，照辦則免盤詰，否則故意尋隙陷害。所以地方有司，莫不送財，以圖苟免了事。

一日，巡至山東歷城縣地方。這歷城縣知縣姓薛名禮勤，乃是山西絳州人氏，由進士出身，即用知縣。為人耿直廉介，自從到任以來，只有兩袖清風，並未受過人間絲毫賄賂。闔縣百姓，無不知其賢能，素有廉吏之聲。這日接得前途遞到公文，報稱張國公奉旨巡察各省錢糧、官吏。並有私書，單道其中陋規之意。這薛知縣乃是一個窮官，哪有許多財寶奉承與他？況且自思到任以來，並無一毫過犯，案牘清理，諒亦無妨，只備下公館飯食夫馬等項而已。

先一日，就有張府家人來打頭站，帶領二十餘人來到縣中，高聲大叫知縣姓名。這薛知縣已在堂聽得明白，心中大怒，只得走將出來相見。那家人端坐堂上不動，問道：「你係知縣麼？」薛公應道：「只某便是。」那家人笑道：「好大的縣尹！」

既知國公奉旨到此糾察，你為什麼一些都不預備？直至我來，仍是這般大模大樣的。你可知我家公爺尚方寶劍的厲害麼？」

薛公聽了道：「敝縣荒涼，沒有什麼應酬的。只是夫馬飯食，早已備下了，專等公爺經過就是。」那家人便道：「怎麼這般的胡混，難道前途的有司，都沒有一毫知會與你麼？」薛公故意道：「前途雖有公文先到，亦不過知會預備快馬迎送而已。」那家人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不知好歹的東西，故意裝聾作啞。少頃國公到來，好好叫你知道！」說罷竟自去了。知縣頗知不妙，只是不肯奉承，任他的主意便了。

少頃，張志伯領著一行從人來到，薛公只得出郭迎接。張志伯吩咐進城歇馬，知縣便在前引導。迎到公廨，張志伯坐定，薛公入見，請了安，侍立於側。張志伯問道：「貴縣倉庫，可充足否？」知縣打拱回道：「倉庫充足，並無虧空。」志伯又問道：「縣中案牘可有冤抑久滯不伸者否？」知縣道：「卑職自蒞任以來，案無大小，悉皆隨控隨問，並無久懸不結之案。」

志伯所問言語，不過是故意恐嚇的，好待知縣打點。誰知這薛公毫不奉承，對答如流。志伯心中有些不悅，便作色道：「既是貴縣案牘無滯，錢糧充足，本爵欽奉聖旨，是專為稽查糾察來的。貴縣雖則可以自信，然本爵亦須過目，方可復旨。就煩貴縣立備清單，好待本爵查閱。」知縣不敢有違，打拱道：「謹遵台命，待卑職回署，立著書吏開列呈上就是。」志伯道：「不須回去商酌，就在這裡開注。」便令人取過紙筆，放在面前，勒令書寫，不容遲緩。

薛公無奈，只得當堂寫明。先把倉庫錢糧開列，後把各房案件開注呈上。志伯觀看，只見寫著是：歷城縣知縣薛禮勤，謹將縣屬管下倉米谷石開列。計開：天字第一廩，貯米一千五百六十九石零三升六合七勺。

地字第二廩，貯米一千二百三十二石二升七合八勺。玄字第三廩，貯米一千七百二十五石六斗一合一勺。黃字第四廩，貯米一千零七十三石零二合。宇字第五廩，貯米九百二十五石一升七合三勺。宙字第六廩，貯米一千零十二石零三合。洪字第七廩，貯米八百石零七升二合三勺。荒字第八廩，貯米九百一十二石三升三合七勺。

常豐倉谷石列後：東字廩，貯谷二千八百二十五石三升八合三勺。南字廩，貯谷一千石無零。西字廩，貯谷一千零五石二升九合一勺。北字廩，貯谷九百一十五石七升一合。上下中末四廩，每廩貯陳谷三百一十三石無零。庫存錢糧：地丁銀，除報銷外，實存銀三萬八千七百五十三兩六錢三分七釐。

各房案件開列：刑房命案未結共一十三件，已結共一十八件。兵房盜案未獲共二十八件，已獲共一十三件。禮房拐奸兩案未結案共五件，已結案共一十一件。又戶房婚案未結共一十六件，已結共一十六件。戶房田土案已結共一十七件，未結案共二十一件。糧屯兩房未結案共一十七件，已結案共八件。吏工兩房並無未結案件。

志伯看畢，把清單收了，對薛公道：「貴縣今夜且在公廨歇宿一宵，待本爵明日一起跟同查驗可也。」薛公應諾，晚上令人取了酒飯上席，志伯一概不食，仍舊發還出來。那些家人們要這樣要那樣。稍有不到，百般辱罵。薛公明知他們有意尋釁。只是詐作不聞，任由他們絮絮叨叨，只是不理。

到了二更時候，忽有一自稱張志伯的心腹家人進來，與知縣攀談。自言姓湯名星槎，因與知縣言及錢糧倉庫之事。知縣道：「本縣原亦有虧空，乃是前任相沿下來的。在下接篆之時，業已稟明列位上憲，方才出結的，現在收准移定之後，並無一毫虧空。」湯星槎笑道：「太爺固是不曾虧空一毫，其如上手中清，何以混接？只恐國公不准。向來欽差出巡，皆有定例，所過州縣，均有備補依價銀兩，以免苛求毛病。今太爺何不仍循舊例，可免明日多事，不知尊意如何？倘若有意，某情願先為紹介。」

知縣笑道：「管家有所不知，想在下一介貧儒，十載寒窗，青氈坐破，鐵硯磨穿。一朝僥倖，兩榜成名，筮仕遠方，兩袖清風，一琴一鶴之外，別無長物。家有老妻幼子，尚且不能接來共享此五斗折腰之粟，其中苦況，木待絮言，而管家諒能洞悉也。哪有銀子來作夫價？倘若國公不肯作情，明日吹毛求疵，亦惟付之命數而已。」湯星槎見他堅執不從，遂長歎而出。回見志伯，備將言語說知。志伯笑道：「你且退，我自有以處之。」

次日黎明，志伯吩咐從人，擺了隊伍，一對對的來到縣衙，知縣隨後亦至。志伯升堂坐下，先點過了書吏差役名冊，隨喚戶倉糧三房書吏上堂，吩咐導引到倉廩，點視倉貯米谷。書吏領著米役看廩報數，鬥役當面量報，果然與清單所開相符。一連查閱八廩，並無差錯。又來查視谷石，亦皆照數，並無少欠。

志伯道：「米谷照依開列現在數目，固無少欠，但不知從前還有虧空的否？」知縣忙打躬道：「歷有虧空，共計一萬八千石有奇。只是上手之事，卑職接任之際，業已稟上憲報明在案的。」志伯領之。復到庫房查點銀數，亦合現在清單。志伯道：「一縣的庫，只有這些須之數？當時前任，亦有虧空否？」知縣道：「自正德三年王縣令手上起，至前令止，共虧空三萬八千餘兩，亦有通報卷宗可據。卑職接准移交的時節，只有這些數目，並未侵蝕半絲。」志伯不答，復行升座，令各書吏將所有未結案卷抱上堂來查閱。須臾，各書吏抱著案卷上堂，逐件報了案由。

志伯點過了數目，總奈不多一件，無可如何，心中轉怒，指著知縣道：「你說自到任以來無虧空，怎麼倉庫兩項均有虧空？且多過貯的？不是你侵吞，更賴那裡去？卻如此貪墨，要你何用？蠹國肥家，法難寬縱，若不正法，何以肅官方而警將來也？」吩咐：「左右與我綁了！」左右緹騎答應一聲，不由分說，搶上前來，把薛公的烏紗除下，五花大綁起來。志伯請出尚方寶劍，令中軍官斬訖報來。左右已將知縣簇下。此際雖有同城文武在側，只得自顧自己，誰敢上前說個「保」字？只聽得薛公大罵奸賊，挾私假公，枉殺民社，引頸受戮。百姓觀者無不下淚而暗恨志伯，幾欲生啖其肉。

此時志伯既殺了薛知縣，即令縣丞陸亨泰暫署縣事。又令人榜知縣之罪於通衢，以為打草驚蛇之計。次日誌伯起馬望著江南進

發。前途地方官聞知此信，各各心懷畏懼，惟恐賄賂不足，竭盡民脂以填貪壑。正是：奸權擅作禍，百姓盡遭殃。  
畢竟後來張志伯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